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五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
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蠅

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

下求不已之應

疏

注先是至之應○卽上十年冬書饑是也

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

疏

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

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疏

文云穀丘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疏

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丘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

本有作
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疏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

使父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昭

十八年三月

曹伯須卒春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傳

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

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

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

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

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

疏注月者至食之

○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

通義以上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圃不得與會地以

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

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

疏

注宋見至

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

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

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圃不得與會可知而地

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

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

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

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

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

按平事見刺者卽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圃故

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鑑云之疑非
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
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
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朱圍爲此盟也宋
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

据上楚鄭平不書疏

注上至不書

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衛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搃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大其平乎

己也注己二大夫疏

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爲平

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

何大乎其平乎己注

据大

夫無遂事疏

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

更留七日盡此責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

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卽云

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於是使司馬子反疏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

也乘堙而闖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

堙距堙上城

具疏

校勘記出闖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闖監本同毛本闖改竊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闖○注堙距堙上城具

○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闖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

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

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轍幅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在謂踊

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

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

作堊訓爲塞引書鯀望淇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爲虛實之分

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

所謂雲梯也亦堙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懲矣

類堙蓋用土築之爾

疏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備憊也漢

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

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

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

破骸人骨也疏

左傳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東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
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
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方
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倣眞訓析才士之
脛注析解也說文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骸人
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
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
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
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吾聞之也圍
者注古有兒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

柟馬而秣之注秣者以

粟置馬口中柟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

下記云唐石經林作末相當作柟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
外傳柟作笱○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
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
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駕騶云摧之秣之
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林養也周禮太宰七
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以酷

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飲馬也○注拊者至畜積○釋文云拊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拊勒鞬鞬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拊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拊字皆當作搘說文竹部籀篇也从竹搘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劙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拊脣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拊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爾也又五行志注拊爾也又江充傳注鉗鑷也以木攝馬口如鉗故曰拊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縛束令不得脫蓋拊箝皆可惟不得作拊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麥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之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搘脣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搘俗字也馬口有柵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中非是技注意秣本餉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柵衡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

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脩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卽誠實之謂華元曰吾聞之君

也

韓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

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

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

引字統云矜憐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

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幸疏

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惄○注幸僥幸○國

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

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眾幸富貴

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

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

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

吾兒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于子也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

是卽以情告子之事也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

諾辭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贖也說文同詩魯

已諾注諾許也許卽受語辭也文選倣曹子建勉之矣注

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之矣

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疏

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

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

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

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人言努力也

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

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指

而去之反于莊王

注反報于莊王疏

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

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卽訓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

然注雖已憊疏

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

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

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

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疏

毛本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注區區小貌疏

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柰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

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爲狀辭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絕

予反語疏

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疏

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

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爲異說文今部市居曰舍漢書高

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被枯園注舍居

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爲止韓詩

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爲莊王語非何義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玉篇虫部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

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吾猶取之輒也

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

何氏以意測之通義云繼

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冠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

失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

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

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

去子反楚公子故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不從仍返國也

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注大其有

仁恩疏

左傳華元登于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不能從

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

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

華元要劫爲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是

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請

春秋大之美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

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小矜朱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

卷第堅翠園圖公羊義疏四十八

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誤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子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謂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人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涪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幾乎賤者夫有幾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譽教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

其稱人何貶揚爲貶

注

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注

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

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

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

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

疏

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撰

子反於彭城分性娛居憂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讒

字此雖作娛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

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

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

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解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性知經至爲罪○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酷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與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卽僖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爲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爲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爲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日者半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爲易則書月爲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裔種潞氏因故稱氏于爵也大事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

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

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

注據其滅稱氏疏

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

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据

其滅稱氏也孔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

注躬身疏

經義

改所據無謂云謹按躬行善事無收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

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

稱子疏

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

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旣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繁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鄒本閩監本書晉師滅潞氏矣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

狄○若館同中國當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

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

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襄而宗室於人何

受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爲相親愛之義故廣雅仁虞撫有

也是也狄人不有狄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

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難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卽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

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有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爲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爲春秋所聞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爲責謂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國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爵氏以爲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因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子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惑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注

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體

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乎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

疏

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

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木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

上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爲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任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顧○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贓者窮諸益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顧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顧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蠟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

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三年秋蠟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蠟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

再出卽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宣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

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撫牟愛也韓鄭曰撫宋魯之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卽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爲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

疏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閼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

說文作晦六尺爲步百步爲晦或从十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注

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

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二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

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
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
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
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
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
何爲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
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
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
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敍出不過藉謂不過藉
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
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
與杜合亦非穀梁義初稅畝何以書識

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疏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堵

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風詩言用至稅畝○哀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

畝疏

注據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疏

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

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疏

注什

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梢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塗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違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徵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勸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曰以興勸利毗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茆勸卽以借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耕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助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賓賓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勸字亦作助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正爲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益微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微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徵其實皆什一也徵者徵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徵猶人徵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徵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徵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徵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徵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徵上徵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子既分釋徵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謂以貢助並用爲辭殆不然矣按如姚義似卽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法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徵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人耕百畝者徵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

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財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數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襄載厓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露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占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邵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之一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明晰竟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

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始所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無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肆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爲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微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數非一○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平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

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

疏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爲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文貉作貊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貊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爲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卽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尙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頑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其正也江氏齊尙書集注音疏云胥絲役縣役亦賦也故曰

胥嘵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貊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耕十一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灾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饑不得獨樂境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
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
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日開門坐塾上晏出
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櫈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
正趨舞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
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
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
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

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序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
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日進士行
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薦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
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
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
樂其業故曰頑聲作矣疏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
汙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
惠察而嗜慾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
有履畝之稅斂鼠之詩作也履畝頑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
序知此云頑聲作者正爲頑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
文故說相近游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頑鼠作是其明證又
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譖告通班祿頑而頑父刺行人乏而
綿發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頑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
云什一行而頑聲作與履畝稅而頑鼠作相對所以應訛之
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減
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頑聲

作故周禮說國中閭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
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
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金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
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間也周禮
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逃
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溝
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責美
且多貧者瘦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
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
疇之稅出禾芻秉金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
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
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頑
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入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
財國給民富而頑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
爲說○注頑聲至致也○詩諸云頑之言谷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
焉頑聲乃作又云頑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是頑者太平歌頑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
王之行清高乃至頑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
升平之世也而言頑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
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眾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

和而年豐饑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樂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雷經中稽據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氏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郭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餓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肩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按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饑寒罔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畝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卽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緊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閒民則家給人足

鄉曲是卽強陵弱事也。彊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
稅也。○國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鳴正其
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嗚。嗚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
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
入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入年三十
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篇
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
入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入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
者。舉其極言焉。○注廩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
以爲廩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教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入家得入頃
又公田八十畝。廩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入家而九頃也。韓
詩外傳古者入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
爲百畝。入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
廩舍。各得二畝。半入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
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
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廩。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
又云。公田十畝。廩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入家而九塊。
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入百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爲
也。爲一井。入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入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
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微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
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
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屋二畝半也○按屢卽里也
趙同不獨台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入家共治
井田入十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遷是也○注廬舍至市
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灌地氣二曰無費一
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四爲市
交易故稱市井閻氏若穀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
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郡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
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
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胡崇井汲水便
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
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閒交易
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眾集
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
茲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茲字此茲當作
获者執之段借字根者梓也又出文上叢錄云閻監毛木

同浦鐘云工誤上按上同尚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竹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姜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篤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鹽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問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檮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年非內不綰七十非帛不縗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六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日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

庶人衣襪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大傳命民得乘，脩車輶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并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髽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六十七十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綴，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綴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获何也？曰：获爾雅釋草蘿获注卽蒿也。获字當從穀，梁作敝。古敝字往往作获。史記貨殖傳干樹获，敝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获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获之文，駁何氏直木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土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夫主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

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大一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畝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屢居也楊子雲有田一畝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遠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大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至於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審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遠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遠之餘夫亦並在遠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日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
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
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
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
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
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
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謂周禮特所謂
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
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
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
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
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
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入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
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
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難爲之說日成之
二十里卽甸之入里以甸八里外有滄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
二里不出車賦仍是一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
成道據周禮謂侯邦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
二百里伯三百里有奇而鄭康

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
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
一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他
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依張苞包咸范
甯輩皆愚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
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
主包說與百里子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
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
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上十人故魯頌闕宮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并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
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
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興此不合○注
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
作土當據正按裕熙本亦作土彊國家毛本彊誤彊禮記王
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
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土田休一歲
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
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肥硗也彼
之爰土卽此之換土也爰土卽圖語晉語之轍田注引賈侍

中云輶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確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牒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趣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下地以領田里上地夫一廛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則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二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耕田張晏曰局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川一易下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延田易居爰轡通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膚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告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轡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

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得下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如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入百八十畝者若有二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百此多夫窒礙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有此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也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也一野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毛傳云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廬也詩言中野曰廬在邑曰廬遂人夫二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里者二畝半若鄭伐足成一畝半今云根在半夫之居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之邑居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

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于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卿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能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就落惲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學易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為鄰五

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鄰卽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眾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號里中道从阤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衢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衢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校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卽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

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幾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襍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眞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卽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勤出入其有不師教者亦在所爾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馬○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辨護云辨當作辨辯卽今人所用之辨字辨護謂能幹辨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鄰長卽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部伉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強也伉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國之禮云櫻辨護注辨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不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

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
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
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
矣按書舉陶謨云車服以庸卽命爲土之義故文選注引書
大傳曰未命爲土車不得有飛輶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
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尚書大
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
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眾不暴
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忤侈篇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縉採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
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
雖然後得乘飾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
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
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
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
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
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
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
彼謂六鄉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間能治田事

者同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
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
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
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爲善置
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
里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
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
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
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
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
右師其次爲左師敎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
民蓋卽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
畢出在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畢止同我婦子
饑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
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
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續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
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
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柂邑居並同
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
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

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几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邱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謂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圃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康成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廬與閭宅圃廛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圍廬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章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彭若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聚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迺饋去田亦不宜遠其所

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
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
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
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
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
民田閒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
田而民眾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
垣閭閻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
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
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
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勤之知其
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
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
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
始出學博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
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
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
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
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旣

人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堆大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苟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入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閒雅頌多上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入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刀部刃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之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閉出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走刀走者行也刀者薦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譯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子可下問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周秦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子雲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卽道人之事也追輶軒車使人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謠歌謡楊答劉書云舊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方言故許榮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釋別

詔僅謠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
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
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
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
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旣收藏皆入敎學通考引書大
傳云櫻勤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
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閼于禮至此農隙而敎之尊長養老見
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敎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敎者家有塾
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敎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
塾鄭之塾卽此之校室同爲敎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
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
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卽左學在
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
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銳之民
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敎之民孔子曰以不敎
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敎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序

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卽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射上功習鄉上衛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紹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俟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擇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徵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因之

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眾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畱一分三年又畱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鄭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

鄭顥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祝防災爲其
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
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
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榮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
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
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
吹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
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
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
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
八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
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
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
災歲總有四千五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个陰九年
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
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
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蠛生

未有言蠛生者此其言蠛生何注蠛卽蠛也始生日蠛大日

蝶疏

注蝶卽至日蝶○五行志中之下冬蝶生劉歆以爲蝶

蠻始生也

孟康曰蠻蟲音蚍蜉雅釋蟲云蝶蠻始生也李巡云蝶一名蝶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

爲蚍蜉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蝶復陶也劉歆說蝶蠹蟲子

董仲舒說蝶蠻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螽子是也尊語蟲舍姬蝶草注蝶蠻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

以陸產之醢爲蚍蜉之屬矣今呼蝶爲蠻蠻子蠻讀若閩釋

文蝶蒲篤反按蝶子今通謂之蠻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魯語及祭統注之蝶別爲一物與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注幸僕僕疏注幸僕僕○左傳云冬

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蝶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僕僕者禮記中庸云小人

行險以

徼幸

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

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

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

宣公能變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應是而有
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應是至用
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疏注應是至用

鑑○各本眾

作蠟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
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干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蠟生
屬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
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室稅畝而蠟焚自生鹽
鐵論論苗云族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
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
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
之說鄭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蠟生有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
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叶狄君諸侯
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
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
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
墓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
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
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
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

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
又侈天道以涉誇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
知恭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議緯之先何氏又
從而祖述之述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
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
尤鮮而劉何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
沙鹿崩十六年六鵠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鶴鵠來巢皆流入
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
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
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為與天
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
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
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
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卽吉凶禍福之命災
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
露願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
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掘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
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
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
身行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汝者哉修
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

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子耶不可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明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閭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日月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
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
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
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
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或蟲
鵠鵠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

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
而僥倖之變蠚言蠚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
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振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
之○校勘記云鄧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
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蠚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
卽書之幸其見誣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
而其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
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
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蠚至其事○蠚
爲蠚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蠚子始生不能爲害故書
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爲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
猶緣於秋蠚不緣於蠚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蠚不變卒致凶

而饑則何爲幸之乎。案始生
饑疏差謬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
氏本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
此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終

昭文孫汝恭校字
子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

行微不進疏

左傳注云甲氏留吁亦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卽留吁地晉

滅之爲純留邑

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

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

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固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閼地理志閼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

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

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固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晝氏與上年潞氏同

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晝氏知其行微故

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鄧本闡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九

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邢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邢敦銘云云又劉達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泰書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孽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鵠臚射成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下人定廳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清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書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內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

卜遷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
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鑿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
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
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
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
氏潤禹貢錐指云王城卽州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
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
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
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澗水經河南故城東入
洛故澗東遷西爲王城而澗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
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
引博物記曰平城方七百二十丈別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
至邙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
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
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
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
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宣謝
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
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廟本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鄭史大夫貞渴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始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蹤鄉敦銘曰王格于宣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廟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正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當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微成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祖亞圉或亦先公

廟之不毀者也。周禮說高閭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以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書古文則古文尚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日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効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朔待事之處文選爲貴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卧息之所，說文作寢，云卧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樹者郭云：孫炎謂樹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樹爲屋，以前正義謂樹前者無壁也。如今屬是也。按屬即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止，東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

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序豫而本通豫之謝讀如序則物當櫟
之序謝之言射也宣復無室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鄭
射禮云豫則鉤櫟內草則山櫟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
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川居無室日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卽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
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櫟亦不破序字
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
則物當櫟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
豫讀如榭音非以爲榭彼之豫讀如榭音非以爲榭彼之
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据天子之
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注据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
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灾至所燒○襄十年宋灾是也彼傳京師者
也舊疏云特据宋灾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樂器藏
焉爾注盲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
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灾不志也其曰宣榭何
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灾至注云重
王室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減樂
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孔子殺召伯毛伯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減之左
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天火曰灾榭者講武左

之坐屋威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坐屋
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
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
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
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
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
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
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
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藏物之
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
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卽因
立宣廟廟宜靜廟不能再爲肄武卽因爲藏樂器所專○注
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虜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
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
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
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侯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

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

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

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繼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顏之異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漢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諒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未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達祥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終之日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舞不如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

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土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新絳鄭居郭鄙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真七十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叔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沖遠譏劉炫所謂蟲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減率此以解公羊義也其著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公羊義疏四十九

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自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遇周問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周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王災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宣周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於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精

古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
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

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

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

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

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弁妻界所齋范云爲

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

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鄭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

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

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

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

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鄭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鄭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

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
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鄭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
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入人注行道以夫
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
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
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
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其尊同故服其
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
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
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
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
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
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
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
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舊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
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春秋是也無罪
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
恩錄之明其終於父母全歸道故云無
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
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大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謔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粟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

丁未蔡侯申卒

疏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注不月者齊桓晉文之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

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

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
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摶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卽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莊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平踐土溫瞿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莊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莊淹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莊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貞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庄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莊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

于齊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彌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

劉歆以爲三月晦朔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厭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厭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懸仄懸則侯王其肅眺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肭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肭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懸十八食晦日眺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賀戎敗齊于鞶按邾支解鄫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

云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卽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

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

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

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

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

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

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

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泰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

故雖非而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

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旨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實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鱣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鱣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歟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當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甯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蓬萊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

者責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興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爲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之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育于鄙者刺鄙無守備小國本不卒

故亦不日疏。

周禮疏引駁與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

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薄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

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說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

戕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掄謂捶打亦晉人語說

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杖檣也打與檣檣連文知檣亦有撞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掄訓

木杖掄訓解掄卻是兩字陸似淵爲一曰掄殺之掄本當从

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掄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掄殺與何氏支節斷

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

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輒春秋戕鄫子穀

梁傳以掄殺注掄爲捶打方言謂之搘閼西人呼打爲搘晉

虢河內之北謂搘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掄殺詮言訓弄死於搘搘注搘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弄則似古有是刑而邾

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扼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輒也殺君者輒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肢體四肢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惰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龍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入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肢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賊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刻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城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鄆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鄫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咯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

疏

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脊篆文呂从肉从

旅則旅蓋葬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

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是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

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卽莊王

也葬從臣子辭富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

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據本異或鄭

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

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叔疵爲越章王蓋

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

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

旅卽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

莊王立在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

葬明誅言當膺顯戮也穀梁傳曰寢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

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

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

同之夷蠻以憲求名之僭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疏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爲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葬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逆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爲五霸以其爲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檼遂奔齊疏左氏檼作笮釋文云本作檼亦作打拔彼引徐音勑貞反則亦作檼

矣杜云筮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

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通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

禮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檼聞君薨家

遣注家爲魯所述遺以先人弑君故也疏

注家爲至故也○左傳季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滅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亦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滅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遭事也

埽地曰壇今齊俗名之云爾將袒踊故設帷重形疏

至云爾

○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埽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据乎曰說文云壇野土也東門之壇傳曰壇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壇賈公彥以爲四邊委土爲壙於中除地爲壘壘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爲壇疏引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壇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壇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壇蓋段壇爲壇也定本卽作壇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祭場則埽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爲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論竟爲壇位注壇位除地爲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讀從壇之以咸之壇書亦或爲

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爲壇封上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爲除地町町則壇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爲壇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袒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伏者動搖尸帷堂爲人殮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爲死者設其殮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殮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殮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爲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爲將袒踊爲一時權禮與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木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注踊辟至母矣○哀戚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僻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憇男踊女僻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部趨喪據通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卽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爲僻跳躍爲通辟假借也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哀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卽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私事須擇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遠不能歸國故行變禮但三日五哭蹈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

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維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小諸侯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禮于云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卽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又奔喪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絞帶卽凡位又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爲舊君以否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眾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日以君命某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

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人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非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卽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會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若不許乃退又云旣圖事戎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遂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裡者善其得禮於裡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裡○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宋復君命也自

晉明謄事畢故書于裡見其得禮於檉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弑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閔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因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僖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卽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宜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人此遂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可以歸父公子整與放糾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何不日例斯何義乖